

# 疾風知勁草

馬延齡

宇宙是多麼高遠而遼濶？世界局勢是多麼緊張混亂？人生的途徑是多麼錯縱複雜？這許多問題，到今天，才十分明顯深刻地呈現在我底眼前，廻想三十八年離開母校，正如乳虎出谷，那能以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似的矜持，去探尋人生之途徑呢？拿起磨子打月亮，全不知輕重高低的玩意兒也幹，以卵擊石，螳臂當車的勾當，也就成了家常便飯，如此胡作非爲，真不讓漆身爲厲，披髮爲狂之徒專美，一意孤行，到頭來，縱然血淚洒盡，究竟得到些什麼呢？臭皮囊裏，却裝滿了烟一般的羞慚和懺悔。

本來，人生世上，好像駕着一葉輕舟，在這無際的苦海中再沉再浮，也不知將要遭遇多少風險？我想：惟有不畏狂風暴雨在

大海中飄泊的船，它才經得起暴風雨。其實，人的一生活，難道是應該遭受折磨在痛苦中過一輩子嗎？就是一條破碎的小舟，它也希望能夠到達一個幸福的彼岸，何況是一個人？然而，戰爭方興未艾，黑夜茫茫，但不知幸福的船塢，燈塔的影子，又在何處？

余生不辰，命途多乖，自出娘胎，即逢馬日政變，二十餘年來，一直與「流浪」二字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隨着戰爭渦流，狂飈席捲，東泊西飄，有如劫後餘灰，展望將來，憑什麼去安排百年大計？瞻前顧後，環視四週，縱然處處陷阱，此心尙能永持「坦蕩蕩」之胸懷，獨善其身。無須顯出暴虎憑河的勇氣來，硬朝阻碍與不幸的壁壘上去衝撞。

兩年前，我在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研究班上，聽到胡一貫先生說：「以常識的眼光來看人生是悲觀的，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人生是樂觀的，以哲學的眼光來看人生是達觀的」。因此引起了我對哲理的興趣，閒讀莊子南華經有云：

「巧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飽食而遨遊，泛若不繫之舟」。

於今，我天涯淪落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吃在嘴裏，穿在身上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，頗能自尋其樂，尤能自得其樂，誠如不繫之舟，不過有時我也常哼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」之句，如此神經質，矛盾得實在太可笑了。前兩天收到教育部一份通知，我被准許進入臺大法學院四年級完成學業，這次又獲求學機會，確非易事，然而在我看來，實在無足輕重。自幼曾攻經史，十載寒窗，尙且胸無點墨，失學乞

今已逾五年，世亂如斯，就以都德筆下之法國小學生來上最後一課的心情，再加上囊螢、映雪、負薪、掛角、懸樑、刺腹、鑿壁偷光者流之苦學精神，在這短短一年光陰之中，又能希冀獲得一些什麼心得？

三年前的今天（四十一年四月四日），我爲了忠於工作被火車輾斷了一隻腳，三年來，由於身體上的殘缺，而影響心理上的不健全，漸漸地與常態社會隔絕，血淋淋的傷口，拖延了一年多未能痊癒，這許多苦惱的日子，可怕得難以回憶，從此，我爲「殘廢」二字而意冷心灰，我以爲凡是認識我的人，都已把我這「報廢材料」置諸腦後，命運如此無辜地安排着我，使我不敢存在一點重獲人生快樂的希望了。

四十二年六月，唐鏡文學長蟬聯同學會總幹事，他來電命我擔任「友聲」月刊編輯，當時本人正在悲戚、哀怨、嗟嘆之際，自以爲已成不可雕也的朽木，居

然會有賢能如唐學長的人來賞識，我縱非日行千里不黑，夜行八百不明之良駒，一旦被羅置於伯樂櫪下，猥以非才，只能唯力是視，既不願經費和稿件的來源如何困難，也不願編排、校對、分發等工作如何繁重，更不問自己本身是否有此能力，就漫不經意地一口答應了下來。

兩經寒暑，時間不算太短，「友聲」月刊第三十期居然又以嶄新的姿態與諸位學長見面了！溯迴我自四十二年六月受命主持「友聲」，一共出版了二十期（第十一期至第三十期）多謝諸位學長的愛護和協助，其中宏文讜論，各抒遠見之作，讀之令人受益，其中輕描淡寫，妙趣橫生之作，讀之令人舒暢，尤以「友訊」一欄，蒼萃了海內外同學消息，溝通了中西各地同學感情，讀之令人倍感親切。……就如唐鏡文學長說的：「……我覺得它（友聲）已從草創、成長諸階段，進入了開花結果之境地。」（見本刊二十六期讀者投書）。這點交

特，就算是貢獻了我在受傷後一部份殘缺的力量，也算是不辱唐前總幹事和汪總幹事之命而已。

於今，我已經着手慢慢地訓練我底胸襟豁達，和慢慢地設法克服生活上的困難，當然，這是不容易的，單靠勇氣也是不夠的，我夙性不願伸手向任何親友求援，我必須先沖淡我底悲哀和穩定我底情緒，再來和困難搏鬥。現在我騎着自行車，置身人縫裏，我尚能隨心所欲地鎮靜下來左右逢源，車子下坡時，風飄飄而吹衣，一陣輕鬆，頗多「羽化登仙」的快感。還記得四十二年夏天。我會以隊長的姿態出現球場上，奪下鐵路局處際比賽的排球冠軍。除此，我也能走路，有一天，我陪着段清濤、葉佩蘭兩位學長溜了好幾公里的馬路。如此，我雖是一個殘廢的人，但在生活的技能上，却沒有比人家落後而自慰，古諺云：「孤芳自賞者必多良才，迎合流俗者定是下品，有愧於心者氣必餒，有求於人者態必恭。」



我自認我一生的仇敵就是姑息和憐憫，所以我也不去依賴別人，我却希望能够作到孤芳自賞和萬事不求人的願望。如果上帝允許多給我一點智慧或能力的話，我將毫無吝意地去幫助他人解除困難，長此以往，或者人們會忘記我的殘缺，而我自己也會習慣於我這一步一拖的跛足，使我的活力重復地振奮起來。現在我才知道，無論面臨着怎樣黑暗和無望的局面時，上帝總在照顧着，只要自己本身能鼓起新勇氣，繼續生活下去，如此，生命才是真正可貴的——值得奮鬥的。

美國波恩納爾博士說：「一個不會數字的人，對於會計工作是殘廢，說話不客氣的人，對於實際工作是殘廢，沒有耐性的女人，對詢問臺的工作是殘廢」……

又說：「從商業經濟的立場來看，我們所指的那些殘廢，時常是最有能力的工人，他們對工廠是忠心耿耿，他們對工作最有興趣。」

斯坦因納博士說：「真正的

殘廢，是懶惰，過度的依賴，和缺乏興趣！」

諸如上述，證實了我底前途並不悲觀，如果皇天不負苦心人

，但願我能作原野裏疾風中的勁草，國家阪蕩時的忠臣。

——脫稿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臺北市——

# 投考交大的回憶

蘇金槎

交通大學的入學試題，都是硬性題目。中學畢業生，大都不敢輕易嘗試，我在投考之前，也是相當畏懼。為投考交大，曾經下了一番大工夫，腦筋裏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迄今雖隔廿年，想起來猶如昨日事，茲將大致情形敘述如後。

家父是鐵路工程師，所以自幼便歡喜測量繪圖設計，初中未畢業的時候，便拿定主張，將來投考交大唐院，學習土木。初中是在江蘇省立徐州中學讀的，由於該校程度較差，惟恐投考交大

扶輪採用的物理課本，原為商務周昌壽譯的密爾根蓋爾實用物理學，教員是彭罕三先生，由高二起，讀兩年。在未正式授課以前，我曾向彭先生和陳述修校長請過願，請求改換課本，但未蒙允准。力學部分授完之後，拿出交大試題來，逐題演算，題題算不出來。請教彭先生，他說：「這不過僅只是交通大學才出這樣的題目，別的大學都沒有那麼難的，你不要投考交大了。」

有問題，高中便轉入了天津扶輪中學。

進入扶輪後，便着手搜集歷屆交大招生簡章和入學試題，研究試題的性質。扶輪的課程大都與試題的性質相符，唯有物理一門，相差得太多了。

我聽到這一席話，覺得非常